

火红的攀枝花

HUOHONG DE PANZHIHUA

■ 朱中一 毛玉琴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火红的攀枝花

HUO HONG DE PAN ZHI HUA

>> 谨以此书献给地勘、矿冶行业已作出牺牲和正在作出
牺牲的亲友、同事、同行及共和国的年轻一代。

朱中一 毛玉琴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红的攀枝花 / 朱中一, 毛玉琴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623 - 3734 - 8

I. ①火… II. ①朱… ②毛…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3884 号

火红的攀枝花

朱中一 毛玉琴 著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责任编辑: 冯丽萍 庄 严

印 刷 者: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85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火紅的攀枝花

开 篇	001	火把节风波	040	围困	067
		钒钛磁铁矿	041	划右派	071
第一章 组队	005	如隔三秋	042	傻儿探病	073
元宵观灯	006			梦魔	073
报到	009	第三章 大勘探	045	若男治病	074
成渝路上	012	准备勘探	046		
雅安	013	不夜城	047	第五章 放卫星	077
荥经和汉源	015	大老粗	049	东山铁矿	078
建宁	017	清水钻	050	指令	079
会川	018	赶街	050	尚方宝剑	080
黎水河	019	事故	051	铁厂河	083
镍矿	019	最高荣誉	052	大炼钢铁	083
资料	020	新队	053	志愿军	084
		婚礼	054	视察	085
第二章 普查	023	大学球队	055	哼哈二将	086
初见攀枝花	024	化验风波	056	接待	086
普查准备	025	岩芯事件	057		
测量	026	崇拜	059	第六章 大饥荒	089
滚崖	028			攒粮票	090
试钻	029	第四章 灾祸	061	打赌	090
苏联专家	033	流感	062	自采大样	091
露一手	037	火灾	063	狼群	092
雨季	038	车祸	067	坡子湾	093

窝窝头	094	梁山好汉	121	空投	159
桃片	094			冰雹	160
挖山粮	095	第九章 动乱	123	洋芋	161
苗大姐	095	政治运动	124	秤砣	162
精神牙祭	096	串联	125	照顾重点	162
小球藻	098	夺权	126	宰牛坪	163
观音土	099	批判会	128	手术	165
代食品	099	磅秤	129	过敏	165
		严疯子	130	险象	166
第七章 下放	101	槽探事故	131	天女散花	167
下放	102	三结合	132	庆功会	167
机关食堂	103	送工资	133	窗帘	168
跳河	103	奔丧	134		
寡妇	104			第十二章 测剖面	171
文凭	105	第十章 瓜皮山分队	137	剖面	172
高中停办	105	分队部	138	鸡枞	173
倒粮食	107	修路与抬杠	139	旺堆	174
精简	107	致敬	140	摔崖	176
溺水	108	六月雪	141	治伤	178
		见者有份	142	婚礼	181
第八章 三线建设	111	天麻	144	外围剖面	182
三线调查	112	吃桃	145	采药	183
指挥部	113	胃痉挛	146	灵芝草	185
招工	113	大学生	147	探亲	186
新中国第一个特区	115	马帮	150		
私奔	115	采野菜	151	第十三章 路线调查	189
航滩	116	老邹师傅	153	准备	190
棒棒糖	117	视察瓜皮山	153	洼里金	190
索道	118			石膏矿	191
泥石流	119	第十一章 神鹰空投	157	卡腊	192
铁道兵	119	演习准备	158	酸菜	193
标杆与铁人	120	试航	159	陇东泉	194

牛场	195	酒城	234	三产	275
铅锌矿	198	文艺会演	235	翻车	277
盐水坝	199			曙光之死	278
八窝	200	第十六章 富铁矿会战	237		
垂涎四尺	201	部署	238	第十九章 有水快流	281
鸟须沟	201	分队搬迁	238	满天星	282
呷尔	202	超大显微镜	239	矿难	282
汤古	203	绿库会师	241	同归于尽	283
四大牛场	204	学院师生	241	污染	284
雪崩	205	女儿国	244	看矿	286
汇报	206	中计	246	挖角	286
		失窃	248	集体上岗	287
第十四章 冬训	207	科研所小分队	250	哭诉	288
看电影	208	赶集	251	上书	288
遇晴探亲	209	告状	253	男子汉	289
卫星	211			喜讯	290
转运站	211	第十七章 大招工	255		
割耳朵	215	学习热潮	256	第二十章 转型	291
分田到户	215	辈分	256	新基地	292
挖药材	216	丙谷车站	257	准备离休	293
种菜	218	偷梁换柱	259	市政勘察	293
山火	219	女子钻井队	260	土地化验	294
地震	220	章家女子	264	选矿	295
		公关	265	宝石开发	296
第十五章 极度恐慌	223	人满为患	267	稀土矿	298
雅安帮	224			醉伤	299
招生	225	第十八章 阵痛	269	州办火把节	300
老校长	226	提干	270		
家属探亲	228	职称	270	尾 声	305
暴雨	230	新基地	271	攀枝花人民英雄纪念碑	
拣柴	231	思念	272	碑文	307
电线杆	233				

开 篇

1991年3月2日黄昏，成都火车北站。

周若男带着二儿子孙建宁、三女儿孙安宁及侄孙女吴静宜、外孙卫斯理登上成都开往攀枝花的快车软卧车厢。首先进入车厢的是建宁，他将行李放在顶棚行李架上后，就将两床毛毯放在朝前进方向的下铺上，让母亲靠在上面。两个孩子既是高兴，又是兴奋，在车厢中打闹。周若男却心事重重地用手理了一下花白的头发，静静地靠在铺位中间。女儿安宁将手指放在唇中间，轻轻地嘘了一下，她的儿子卫斯理立刻停止了欢跳，脱下皮夹克，躲在姥姥对面的下铺床上。周若男的心情的确不好，她是去攀枝花参加攀枝花市城市建设英模表彰会及攀枝花英雄纪念碑揭幕仪式的，顺便将丈夫、大儿子和侄儿的坟墓，迁到攀枝花市墓园内。

火车涂涂开出成都北站，周若男的思绪还未从沉思中走回来。建宁从上铺探出头说：“妈，你还是先躺一会儿吧！”就在这有节奏的晃动之中，周若男闭眼眯了一会儿，杂乱无章的梦境搅得她非常焦躁。凌晨5点，火车驶进了建宁站，站台上的大喇叭固执地反复播放着。周若男从迷糊中醒过来，她再也不想躺在床上，漱洗后，就坐在窗前，呆呆地看着微紫色晨光下的绿树从远方移到前方，又从前方闪到后方……

黎明的强光将儿子、女儿、侄孙女、外孙刺醒，一阵忙碌后，他们又都不做声地坐在床沿上。

车过米易，突然一枝火红的攀枝花扑入周若男的眼帘，又一枝火红的攀枝花扑上来，再一支火红的攀枝花接着扑上来……周若男像遭到电击一般，浑身感到震撼，这种震撼唤得她热血沸腾。她蓦地站了起来，一边扶着开水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攀枝花，我回来了！”

这是一块浸透着她的汗水、泪水和血水的土地；这是一块给她带来人生快乐和生死悲伤的土地。她终于又踏上了这块土地。

车到攀枝花站，攀枝花市接待办公室的小车已停在月台上。若男他们一下车，一个头发花白、身体发福的高个男子和一个年轻人就迎了上来，胖高个子就是攀枝花市史志办公室主任施建章。施建章用两只胖手紧紧地握住周若男的瘦手：“大姐，你好！”接着向年轻人介绍：“这是省矿冶局的周总工

程师。”“这是市接待办的凌主任。”凌主任上前握手后说：“周总您是老前辈，就叫我小凌吧，市领导忙着英模表彰会的事，就叫我接您了。您的行程安排大体是：今天上午参加迁墓仪式，下午参加英模表彰会；明天上午参加英雄纪念碑揭幕仪式，下午参观苏铁园，若累的话，我们再修改行程好吗？”

周若男说：“不累！我们都是坐卧铺，还是先去攀枝花吧！”小凌一愣，但他马上意识到周若男说的攀枝花就是老队部，即现在的攀枝花村，便小声叫司机开往攀枝花村的老队部旧址。

老队部到了。三十六年了，除了那株高耸的攀枝花树，依然挺拔、依然绽放出火一般的大红花外，其他的景色全部面目全非：油毛毡房没有了！干打垒没有了！样品库没有了！留下的只是几座土丘坟，旁边还有七八块直径约一米的大滚石，大滚石的后面是更多的中滚石、小滚石。看样子再不迁坟，几座土丘坟就要被滚石群埋下了。三个坟头都摆满了花圈，一看就知道是刚摆上去不久。

金沙江河谷的太阳晒得人发昏。同行的人都脱下了毛衣。周若男也脱下了毛衣和外套，在建宁的搀扶下，走到了坟前。周若男的脑子一片空白，只看见施建章在主持仪式，小凌在宣读什么文件。一阵鞭炮后，建宁用铁锹从父亲坟头铲了一铲土，就放下了铁锹。众民工就一拥而上，小心地挖着坟头。周若男不愿意再看下去，就坐小车回到了炳草岗招待所。

午饭很丰盛，但她觉得索然无味，这时她有点后悔，这一趟似乎不该来。午休过后，两点半钟，小凌乘车来到炳草岗招待所，接周若男和建宁去参加攀枝花市英模表彰会。下午的会议早就开始了，会议分两个小组讨论。小组长听到凌主任在会场上介绍，说周若男是攀枝花市第一批拓荒者后，就带头鼓起掌来。分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大姐”、“大姐”的亲切呼声，把周若男从麻木状态中唤醒。她似乎意识到上午和中午的“失态”，情绪也渐渐地活跃起来。

下午4点半，大会继续。市领导宣布受表彰的英模名单，当念到丈夫孙叔文的名字时，周若男竟不知所措，施主任紧紧握住她的手，儿子建宁上台代替她领了英模奖状和奖章。周若男这才感受到施主任和小凌的细心和老练。

颁奖后，矿冶部副部长魏文宝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他看到周若男的时候，一把推开了讲稿，激动地讲：“在今天获奖的英模中，有年轻人、中

年人，也有少数老年人，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未能赶来领奖，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上溯五千年，为中华民族流血奋斗的有名烈士、无名烈士，有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他们；为修建铁路、公路而牺牲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有铁路、公路落成纪念碑纪念他们；我们城市的建设者们，为攀枝花的建设流血、流汗，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不该为他们立一座功勋碑吗？一座功勋碑不过几十米高；早期建设者们的血肉浇铸成的攀枝花市，才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大最高的丰碑，这是永恒的丰碑……”周若男流着热泪同大家一起鼓掌。大厅里回荡着经久不息的掌声。

晚宴，周若男全家聚在大厅旁的一间小包间内，施主任作陪。除了魏副部长和市领导敬酒外，小凌一津替周若男挡驾。尽管周若男有高血压，但仍然喝了一点红葡萄酒应酬。卫斯理一看见新胡豆粉蒸肥肠，便高兴地叫道“bean! bean!”用大勺拼命地挖到自己的碗里。家宴般的气氛一直进行到7点半。

市歌舞团的演出开始了，十分精彩，有彝族舞蹈《阿细跳月》，也有藏族舞蹈《高原情》，还有蒙古族舞蹈《赛马》，后来是矿山地测处的合唱《勘探队之歌》。一曲合唱使周若男热泪滂沱，思绪万千。接下来的摩梭舞蹈和傈僳族踢脚舞蹈已身影模糊，连音乐节奏也变了，似乎成了钻机的轰鸣……

回到炳草岗招待所，周若男久久不能入睡。金沙江河谷的风陡然带上了寒气。她习惯性地披上外套，坐在桌前，望着月色如银的天空。《勘探队之歌》的合唱声仍在她耳边回响。这声音仿佛像一双巨手把她拉回了三十六年前的时空，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在她的眼前……

第一章 组 队

- > 元宵观灯——她“坐”在由红绸扎成的彩车上，一边假装害羞，一边假装生气地扭着
- > 报到——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全免了
- > 成渝路上——入乡随俗嘛，内江是甜城，当然豆浆就甜一些
- > 雅安——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
- > 荥经和汉源——我是半路出家搞地质，你们才是专业地质人才
- > 建宁——若男一行八人吃了凉粉、板鸭和豆瓣邛鱼，便早早地回到了转运站
- > 会川——周若男长舒了一口气，长途行车终于结束了
- > 黎水河——之所以称为“河”是因为山谷中的一条小溪
- > 镍矿——镍矿点的普查就这样开始了
- > 资料——丝毫没有娟秀的痕迹，倒显出一副男子汉的大气

元宵观灯

1954年的元宵之夜，重庆小龙坎转盘。周若男正陪同大伯周庆隆向马路中的转盘走去。周若男，1米6的个头，长着一双浓眉大眼，脸庞算不上美丽，却是轮廓分明，周身上下透着一股英气。大伯周庆隆中等身材、五官分明，眉毛比周若男的还要浓、还要宽，头发已经花白，但背不驼、腰不弯，走起路来十分带劲，一看就是一名身体健壮的学者。两人走在小龙坎的主街道上，打算赶到转盘，因为那里是观灯最好的地方。街道两旁人山人海，他们还未走到街心转盘，就挤不动了，只好站在杨小（杨家坪至小龙坎）公路的外侧，等待游行的开始。

走在最前面的是重庆煤矿技工学校的连箫队和车车灯。连箫类似霸王鞭，在一米多长的竹子两头各挖一个约十三厘米长的通槽，再在通槽上安上四组制钱，一晃动，制钱相碰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再缠上花纸带，就成了长连箫。若将长连箫一分为二，从中锯断，就成了类似霸王鞭的短连箫。

连箫队队长何文贵，1米8的个头，英俊潇洒，拿着两根短连箫有节奏地前后拍打，左右飞舞。连箫队队员们分成两个纵队，每人一支长连箫，有节奏地拍打在肩上、臂上、腿上、脚上，三进一退地唱着：“连箫一打两头响唉哟嗬，柳呃唉柳连柳哟……”

多数队员都紧张地看着队长何文贵的指挥，只有少数老队员不时地将连箫轻轻拍打在观众身上，以扩大中间的空地。两纵队连箫的中间，是车车灯。车车灯又称逗车幺妹，是四川的民间艺术，不同于旱船。旱船的女主角必须提着两边的“船舷”；而车车灯则是由两个或是四个壮汉提着车的四角，好让女主角车幺妹腾出手来尽情表演。

一身红绸装、戴着墨镜的车幺妹是重庆煤矿技工学校的校花——吕绣文。她“坐”在由红绸扎成的彩车上，一边假装害羞，一边假装生气地扭着；一个白鼻梁公爷（小丑）拿一把折扇，不断地追逐

车幺妹，伴着“当当当，咚咚咚”的锣鼓声，边唱、边摸、边跑，惹得街道两旁的观众哈哈大笑。从车幺妹的身段、观众的尖叫声和红绸裙下露出的红绣花鞋，不用猜就知道她是小龙坎一带的美女。观众的情绪立刻像开水一般的沸腾起来。

接下来的是高跷队，一米高的高跷上有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也有宋江、李逵、林冲、武松，白娘子、许仙、小青，包公、陈世美，老艄翁和追赶潘生的尼姑陈妙常……他们都按川剧剧情分成组，不断地扭着、唱着。最笑人的是黑脸包公，他竟然摘下髯口，批评起观众来了。他1米9的个子，加上一米的高跷，一边挥动髯口，一边不时地喊着：“让开点！让开点！”

还未看到队伍，一听鼓声和钹声就知道腰鼓队将要登场了。这是西南探矿厂的腰鼓队。前面是由四个人推的平板车，车上放了一面直径约一米的红色大鼓。扎红头巾、穿红衣服的是队长陈鹤翔，他挥舞着带红绸的大鼓槌，接着是八个舞铜钹的小伙子。钹上的红绸有节奏地挥舞，煞是好看。后面是一溜九十八人的腰鼓队，他们同样是红头巾、红襟衣、红腰带，连脚上穿的竹麻草鞋都是红绒、红线，整齐划一。人们只见鼓槌上的红绸飞舞，像一条红龙在翻滚，震耳的鼓声让若男兴奋不已；周庆隆似乎也受到了感染，一边擦着眼镜片，一边不停地称赞。

腰鼓队后面是灯队，各式各样的花灯，做工精巧，令人啧啧称奇。花灯有荷花灯、金鱼灯、走马灯、西瓜灯、鳖灯、扇灯、宝石灯……人们一边看，一边指指戳戳地评论。后面排成两纵队的是牌灯，这种灯就像皂班扛的“肃静”、“回避”牌，上大下小呈倒梯形，内中长轴上吊着一个菜油壶，无论怎么扛居然油都不会倒出来，灯也不会熄。扛灯的小伙子不停地喊：“让开点！让开点！”

走在牌灯后面的是龙灯。压轴戏就要开始了。按照川东一带的习俗，正月十五晚上要“烧龙灯”，即将正月初一到正月十四玩的龙灯剥去绸、布、纱和精巧装饰，只剩下竹龙头、竹龙节和竹龙尾，用棕绳连接起来，用火烧掉。这条失去往日威势的困龙，要让在场的观众

肆意喷烧、烟熏。这种近乎残忍的恶作剧使每年的元宵节达到高潮。

被连箫打开、被黑老包喊开、被腰鼓队逼开、被扛牌灯的“皂班”吼开的人群，顿时失去了控制，让过龙头后，急急向龙尾巴拥来。他们有的用嘘花筒，有的用熏烟筒，点燃后向龙尾巴喷过去。几乎人人手里都拿着这类竹筒。这是用一种叫“铁心棒”的竹子，将靠节疤处锯开，填一点淤泥，等淤泥干后，再加上铁屑火药，封口处再用淤泥封上，从竹节处打孔，安导火线，一点就会喷出火花，因为整个过程需要的时间长达三到五分钟之久，所以叫嘘花筒；如果不是放铁屑，而是放硫磺，则喷出的是黄烟，又叫熏烟筒。玩龙尾巴的是矿山钻机队队长张师傅。按说，他应该穿衣服掩护自己不被火烟喷伤，但不知是他爱惜衣服，还是遵从每年的惯例，只穿了一件带破洞的背心和窑裤（一种裤腿极短的内裤因进煤窑的矿工们常穿，故称），戴一顶破草帽。他将竹龙尾杆夹在胯下并用左手扶着，右手拿一把蒲扇，不停地挥舞，以掩护自己的上身、下身、腿上、脚下……张师傅戴着一副用高粱秆做的空框眼镜，盘一条用棕毛编的辫子，样子十分可笑。面对各方突如其来的火焰和黄烟，张师傅不停地腾挪、躲闪，他一边欢快地挥动破蒲扇，一边还不时地斥骂最靠近他的徒弟褚金宝：“怕嘘，你还来要什么龙灯！”

街心花园中的风箱早就拉起了，只见农机厂的年轻铁匠，用铁勺舀了一勺铁水，就用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将铁水打向空中，一朵礼花立刻绽放在夜空中。人们叫着、笑着、喷着、跑着。打铁水开始了！又一朵礼花绽放了！人们更加疯狂。一朵又一朵的礼花升上天空，一筒又一筒的烟花喷向竹龙，龙尾巴燃烧了、龙头燃烧了、连牌灯的灯纸也燃烧了……周若男似乎听见有人在叫周总，在火光下看见打招呼的人个子不高，旁边还站着一个高个学生模样的“下江人”（湖北、安徽、江浙一带的人），就转告大伯，但晚了，人流已经将他们冲散。人们夹着新年的余兴，赞叹着、议论着，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街道，向各处散去。

周若男也同大伯回到了矿务局的家。

报到

周庆隆是西南有名的地质学家，曾经当过建宁行署的地质专员，还是西南地质矿产所的所长，现任西南矿冶局总工程师。院系调整后，他兼任西南矿冶学院地质系的教授。这次来中梁山矿务局三弟家，是想通知在矿实习的侄女周若男到西南矿冶局报到。三弟周兴隆是矿务局的总工程师，三弟的女儿周若男在西南矿冶学院地质系读书。女儿在父亲所在的地测科实习，那是近水楼台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提前毕业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地质系主任姜育之在毕业实习时就做过总动员。带着元宵节的余兴，第二天周若男回到了西南矿冶学院。一到地质系办公室她就发现，同班同学差不多都挤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上。班长悄悄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毕业论文和论文答辩全免了。”班长一说完，走廊上顿时爆发出一阵小声的欢呼。其实对周若男来说免不免都无所谓，她的论文已基本成形，上一届的毕业答辩她也看过，并不比大伯他们的地质年会严肃、困难。要不是大伯透露消息，她可能还有一点“免论文答辩”的失落。

当叫到周若男时，她郑重地走进了系办公室，系办女秘书把成绩册、毕业证和分配证放在她的面前，她才意识到三年半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说不清是高兴还是失落，就一句话：毕业了。

她回到女生宿舍后，用鸡肠带（一种一厘米宽的薄布带）将被子、裤子用油布包好，再将油布捆成井字形，多余的布带就做了背带，然后将牙刷、牙膏包在毛巾内，又将毛巾塞进搪瓷盅盅里，用网兜套在搪瓷面盆上，再将网兜打了个结，就坐在双人床的下铺上。环视窗外大约五分钟，她才挟着铺盖卷、提着网兜，离开了女生宿舍。在校园小路上碰到班长，班长通知她两天后的中午有一个毕业班同学的聚会，她答应下了。

车到小龙坎已经过了中午，她匆匆在街边吃了一碗酸辣面，便往

西南矿冶局走去。周若男已经来过西南矿冶局几次了。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木建筑，说不上古，也说不上洋，一进大院门就是木地板，地板笨拙而不平，却没有缝隙和漏洞。周若男轻踩着地板走进了人事处的办公室，穿女式列宁服的秘书叫她填一张卡片，周若男就这样“参加工作了”！

这时人事处的柏科长走来说：“周若男，你是周总的侄女，我们在地质年会上见过面。”握手之后，柏科长说，“小周，你是西矿院的高材生，现在建宁地区急缺地质人员，你就分到建宁地区好吗？先去后勤处领个人装备，在局招待所休息几天，会川队筹备负责人会来接你们的。”

两天后的正午，北碚豆花饭庄。周若男穿着崭新的棉工作服走进了饭庄的大门，蓝色棉工作服上的“西矿”二字鲜艳夺目，腰带上的克罗米环闪闪发光，让同班同学羡慕不已。唯一遗憾的是棉工作服没有翻领，不过这样一来，反而衬出了若男的豪气。同班同学又是喝酒，又是唱毕业歌，又是互相签名。走出饭庄，周若男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说不清是愁还是高兴，说不出的滋味，就这样她坐车回到了中梁山家中。

知道若男要远行，母亲什么也没有说，连夜用灰色粗毛线钩了一个衣领，又将毛线领缝在一个咔叽布的衣领上，缝上暗扣，将毛线领与工作棉衣扣在一起。

第二天，周若男回到了西矿招待所。才一天工夫，招待所就聚集了七八个年轻人，个个都同她一样，穿着崭新的工作棉衣。一交谈，才知道他们都是被分到建宁地区的大中专毕业生，其中一个还是母校对门西南外语学院俄语系的女生，两人聊起温泉、火锅、豆花、小吃等，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毕业生有来自北京、南京、长春、重庆、武汉的，有学地质、工程测量的，甚至有学文科的。接着大家自我介绍了一通。大个子抢着说：“我叫戚逸中，金陵大学地质系毕业。”小个子自我介绍说：“我叫卫晓，北京地质专科学校毕业。”黑脸庞说：“我叫陈鹤鸣，长春矿业学校1953年毕业。”高个子说：“我叫金渝

生，1953年从渝州大学财经学院毕业。”高个女生说：“我叫吕绣文，重庆煤矿技工学校毕业。”旁边一个白脸庞说：“我叫何文贵，也是重庆煤矿技工学校毕业。”陶丽丽说：“我叫陶丽丽，西南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周若男最后介绍，也只说了一句：“我叫周若男，西南矿冶学院地质系毕业。”

周若男看着高个女生吕绣文，觉得她像一个人，就是车幺妹，但双眼又无法对比，因为车幺妹戴有黑眼镜。若男问绣文：“元宵节你参加连箫队了吧？”绣文说：“我是车幺妹，何文贵是连箫队指挥。”若男说：“怪不得我见着这么面熟，原来你们都是出色的人物。”黑脸庞陈鹤鸣说：“那晚我也在场，打大鼓的指挥就是我。”若男问：“你不是刚分配吗？怎么又到探矿厂去了呢？”陈鹤鸣说：“我已到西南探矿厂半年了。西南矿冶局动员我支援建宁地区，这样我就来了！”高个子金渝生说：“元宵节游行还有我呢，我就是那个黑脸包公。”大家都说不像，因为能对比的只有两个眼珠子，加上高跷上看不出高矮，所以根本无法将黑脸包公与眼前的高个子挂钩。若男问：“这位老大哥，你怎么会踩高跷呢？”金渝生说：“我是渝州大学的篮球运动员，几年前就会踩高跷了。”若男说：“你怎么不边走边唱呢？”金渝生说：“老实说，我不会唱川剧。只会说，‘你太后舍得一只手，我老包舍得一个头。’”若男问：“这大半年你都在重庆吗？”金渝生调侃地说：“我是连降三级，从矿冶部分到西南矿冶局，现在又从西南矿冶局分到建宁地区。从京官贬为省官，又从省官贬为县官。”若男不清楚县官是什么意思。金渝生说：“我这是开玩笑！实际上县官也不是，地质队是县团级单位，我不是县团级，当然不是县官，孙队长才是真正的县官。”周若男觉得十分可笑，未来的队长竟然与县官有某种联系，那么未来的队长应该是高大、威猛、很富态、踱方步的那种人。

下午3点，人事科长带一个近三十岁的小个子来到招待所。小个子有一张黑里透红的脸，背稍有点驼，也穿了一件西矿的棉工作服，不同的是工作服很旧，蓝中已经泛白了。经柏科长介绍，大伙才知道